



色乃至越发高人一等的迷思，仍然挥之不去。现在并不像从前那么坦承不讳，但住宅、汽车和消费品的市场仍然相当依赖这个迷思。这，不无道理。

(摘自《巨变》，中信出版社出版，定价：25.00元。社址：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邮编：100004)

中国人的权谋心理与权谋人格

□ 丁立平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弦裂》是一本精彩的自传，它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小提琴家的奋斗史，该书文笔流畅生动，在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忆述中，表达了对于生活、命运、人生和音乐的独特体验与深刻理解。

作者赫尔穆特·斯特恩30年代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跟随父母来到中国，在哈尔滨等地度过十一年，中国成为他的第二故乡。50年代他进入以色列爱乐乐团，与著名指挥家祖斌·梅塔，著名演奏家海菲兹、梅纽因、鲁宾斯坦等人合作。60年代他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第一小提琴。

本书在德国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引起热烈反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和喜爱。

对权谋心理与人格的研究，古今中外历史很长，评论很多。“权谋”（权术、权变、权略、权数、权宜）本是随机应变的处事谋略或手段、方法，但用之不当（成为权诈、权满）或用之无度则可能失诚失信甚或祸国殃民。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反权谋的思想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尽管在封建社会中反权谋的思想很明确，但由于封建专制社会几乎完全是人治社会，所以是没有法制保障的。在人治社会中，权谋、权术和权诈必然大行其道，不仅代代相传，而且愈演愈烈。中国的《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大大的权谋权术史。人们从中所受到的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而许多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诸如《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演义”（包括戏曲之类）亦是这种人格与文化的演绎。这些对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社会人格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说归说（提倡反权谋的思想，如正统的儒家思想与文化）做归做（实施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人治社会，权谋权术盛行）的现象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是愈演愈烈。一直到封建社会终了之时（满清末“民国”元年），四川人李宗吾先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才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他撰写并公开发表“厚黑学”系列著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至今李宗吾的厚黑学仍可看做是对中国权谋人格及权谋文化最有权威性的（初步）系统研究和揭露，以后无出其右者。

尽管李宗吾的学说振聋发聩，但他的研究还只不过是“从理论到理论”，属“朴素心理学”层次，缺乏科学的成分。可以说其学说还只是权谋人格研究的“初级阶段”。

在中国当代社会，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但权谋文化与权谋人格仍较普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很严重。廉生、林彪之类的极善于耍弄